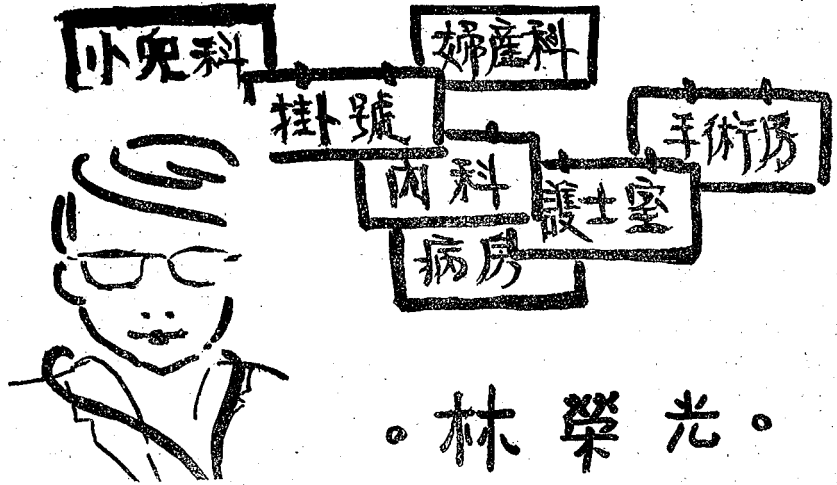


實  
習  
醫  
師



。林榮光。

(一) 應當，公共汽車先生

「喂！應當 (Intern) 新住院二個患者，Blood routine 做好後，請在臨時醫囑上簽字。」半命令的語氣，似乎是護士的聲音，我轉過頭去，却望見了她繃着眉頭，我無可奈何地點頭。然後重新寫病歷，一面思索這位護士這麼把那英文字唸了太重音變成了「應當」……

忽然間，我的肩膀被輕的拍着，我回頭過來，原來是劉醫師。

「林先生，××室×號病人病況轉劣，你去再檢查 Urine 一遍，看看變化情形。」

「嗯！好的，要不要也檢查 Stool？」

「也好，這是 routine 工作」他笑笑地望着我。

真糟，多問了一句就增加一件工作，正當我走到那病室去的時候，忽然……

「喂，林醫師，××室×號病人不能小便，請你去導尿，好嗎？」原來是實習護士也在差使我！

「哦！你可不可替我作一下」我還有許多工作未作，不得不乞求她幫忙！

「那怎麼行，那是個男病人，我們只可為女病人導尿，你們才應當作。」她聳聳肩笑地走了！

命運註定 Bus (Blood, wine, stool) (公共汽車) 之工作是「應當」的。因此我只好把驗血之試液及 Tube 挾在腋下。左手拿裝 Wine 之瓶子，右手抓住 Stool 之盒子，拖了疲乏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地走到檢驗室去了！

(二) Hopeless

カーク……，哦，是電話聲，我急忙接住電話 Intern。

「喂！是外科護士站嗎？」「是的！」「請 Intern 馬上至外科門診部。」

又是叫 Intern 了，只好三步併做二步奔至 O.P. D，天！眼前躺着一個似人又似乎不是，全身是白色的，上面有些殘黑焦紙，幾塊被燒掉的花布遮住在下部及上方，好像有一把被燒成黑粉的頭髮蓋在頭部，而其旁有一位哭泣的婦女一直地叫。

我蹣手蹣腳走上去問道：「怎麼了！」

「啊！嗯……」她悲痛哭了！「她……我的女兒被火燒傷了……她在火藥爆紙工廠做女工……今年才國校畢業……嗯……忽然發生火燒起來別的女工只有逃走，而她……她去撲火……火越來越大……燒到大藥庫……她走不出來，亂喊亂叫，到處皆被燒……倒在地上……被人扛出來……馬上就送來××醫院……」「嗯！她的命好苦啊！」

「媽媽，我很口渴，媽媽……我要喝水……」赫然地由這頭髮下傳來低微的聲音。

「這裡有沒有白開水。」「送到病房去住院急救。」「怎麼了……」聲音太多了，許多患者多圍上來了，七嘴八舌語語不休。

「怎麼樣了！」葉醫師 (婦產科) 頭伸入室內看到此情形，搖搖著頭小聲說「One hundred percent hopeless」[hopeless] 我失望地把病人的頭與臉面翻至正面，只見眼睛被燒得睜不開，嘴唇被燒成炭狀，齒齦被燒成白色，整個臉孔被燒成蒼白狀，表皮全部已炭化附着於真皮上，隨風飄動，當她輕啓「黑唇」時，聲音低微而無力，她的脈搏一分鐘約有一百五十多次，而且軟而無力，心搏微弱而頻率大，結膜變成白色，她的皮 (真皮) 變成硬且厚了，沒有看到身上任何一個毛，只看到的是那硬皮上儘是佈滿了很大的汗孔。她已無力轉身……一切一切都在減弱狀態下……

「啊！醫生……，這是我的女兒……求你救她的命……啊！醫生，你有否開水……在那兒……求你救她一命……」

「來，跟我來拿開水，喂護士小姐，趕快送患者至病房急救！」吩咐好了後，我親身拿了一杯開水給病人喝。

到了外科病房，×醫師叫我趕快作「免納歇克辛！」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問了指導護士的老師，她也不懂，真是頭痛，後來我看到護士拿 Ringer's solution 直奔該病室，於是我恍然大悟，原來那位醫師所指的是 (Vein section) 他把第一字母重音唸太重了一點，而我這「應當」實在太不應當了，缺乏經驗沒能聽清楚。當我在作 Vein section 時，我記得我的臉 (近病人那邊) 羞得通紅，而葬在別

邊的却羞得發白，一陣一陣地交替着。

「密斯特兒林，這病人怎麼樣了！」當我汗流夾被從病房走出時老周碰到我，拍着我的肩膀問着。

「Burn, 100%, Hopless, hopless」我學着葉醫師的語態直搖着頭。

第二天早上，當我們到病房時，那床位已空了。

### (三) 淘氣的實習護士

提起這些實習護士，好像覺得她們很偉大，又覺得好像受人憐憫樣子。原來一些剛自護專畢業的學生，到她們學校升格為老師，這些年輕的老師有的是充沛的精神，絲毫不會放過她們的過錯，加上一些德高望重護士的指導，這裏不是，那邊也不是。這裡忙，那裡也忙，她們能任勞任怨為患者服務顯得她們底偉大。而從她們忙得不亦樂乎的角度上看，似乎值得受人憐憫。

她們喊我們這些「應當」為×醫師，使我們怪不好意思，因我們實在是「四不像」的傢伙：像醫師一會看病。又不像醫師一不可開處方。像學生一要繳學費，又不像學生一不必在學校上課。而她們也正在「四不像」的小傢伙。那些老護士們喚她們為「同學」。我們不知她們底芳名，也稱呼她們為「同學」。

「哦！有什麼事嗎？」當我們喊同學時，她們就扭頭過來，嘟起小嘴，繃着眉頭反問我們。

「我們則告訴她們小時喜歡頑皮，爬過窗，被老師發現，挨了幾下的屁股，常常去捉蟬，因為我們全是同窗同學呢。（誰叫她答覆「同學」的稱謂）」

麻煩的事終於來臨了，我的書以及盒子全着了彩，像那些蟲兒爬行的字，什麼……

「這個 Intern 有兩隻大大的眼睛，太無才（臺語發音）了」

「這個應當腳太長了，叫長腳的傢伙」

「那個常常會臉紅的叫他為紅面」

有次我感冒了，引起 Otitis media，叫一個小傢伙給我點耳藥水。

「啊！太痛了！拉輕一點好不？」她把耳珠拉得太緊了，於是我便這樣地吼着。

「哼！不趁機欺負你幾下不行，以後沒機會了！」說完，這傢伙又故意拉緊耳珠，使我幾乎要「跳」起來了。

第一批的小傢伙回家後，我便收到了一封信，信內容如下：

「××

別後，過的如何？甚是想念！

也許你看到了，會很驚奇，但是不要驚奇？我是你認識的，不過你也許會說我沒有資格做您的大姊，但沒關係，我曾經說過要做你的大姊的。……

××，我告訴你，你實在是很可愛，真的，我不騙你，甚至我的老師（女的）都這麼說：你的 Face 就是“Baby face”且“Baby face”有一對很漂亮的大眼睛……。（作者按小傢伙太不像話了）

喂！新來的護士好不好？他們會不會為你洗用具呢？會不會為你準備些檢查病人的儀器，我相信是不會的，最後大姊希望××乖乖。

我想還是不要理才好，因她們這把年紀仍然是吊着兩條龍（從鼻孔裡伸出來的龍）之小傢伙。這個決心剛下了不久，却又收到她的第二封信，寫得老氣橫秋，好似她是我的「大姊樣」勉勵我，督促我這「為人弟」者，鼓勵我這個學生好好用功，然後猛烈抨擊我這裡不好，那裡也不行，順便也來二三句甜言蜜語，使我被弄得頭昏腦脹，好比由那做來峯山頂上被摔了下來一樣。

有一位護士非常奇怪，每星期一都留有昨日之口紅在唇邊，也不知那位為此在鉛筆盒上寫：（大意）

悄悄的溜走，

就像悄悄的來到，

揮一揮袖，不帶走什麼……

最是那低頭的一刹那。……

不念還好，念了以後，第二天，新來的第二批小傢伙遞給我一小簡，內容如下：這才是一首美詩：

側側輕寒翦翦風，

杏花飄雪小桃紅。

夜深斜搭鞦韆索，

樓閣朦朧細雨中。

※誰像你常念首「歪詩」，喂！「那首歪詩」準備獻給誰？還有忘了問你的幾句「可愛」「道謝」，謝謝！

可惜的是我才疏文拙，未解其意。有一次，她竟然打電話給我，一談便是半點鐘以上，好像枕邊細語，我想人人都學這些小傢伙，用了一元硬幣，方便了三十分鐘，電信局一定要關起門來了！

### (四) 婦產科

我們比喻婦產科實習為二部曲，當場便 Nausea，出來後便 Vomiting。

有次有位太年輕的準媽媽正待產，看到 Intern 鄭太年輕，紅紅的面孔，把双脚合起來，鄭囑咐其張開，不久她又合起來，這樣三次，到了嬰兒已是 Appear 了仍然合住，鄭仍然耐性告訴她：

「妳到底是否要生小孩？這樣子生不出來！忍耐一些吧！」

不久，孩子生下來，孩子的媽媽謝了他，又謝了一次，這回鄭却紅着面孔由產房出來！

### (五) 那兩個

有位七十四歲的老公公，他的 C.C. 是無尿三~四天，爛焦 (Penis) 頭長出了一塊硬東西，很痛。於是我便用手摸他的 Penis，以究其竟，我發現在 glans 上腫得很大，似 Cauliflower shape，又很硬，加上 Phimosis，於是第一個 Impression 便是 Penis Cancer。治療主要是 Radical operation 或作 Amputation of penis。後來 Biopsy 結果證實此病。郭主任的意思是 Amputation 盡可能至底部，而順便也把那兩個一掃乾淨，以防春風吹又生，捲土重來之威脅。

而這老公公却堅持要求醫生把那硬塊除去即可